傳真：2873 2453　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　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　潘國森

# 白鹿洞書院學規

前番介紹過《朱子家訓》，便想起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。

白鹿洞書院是中國四大書院之一，在江西省九江市。白鹿洞書院較為出名，南宋大儒朱熹的這篇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恐怕是一大原因。

學規分為五部分。

先是「五教之目」：「**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**」這是「五教」的其中一個說法，還有另解是「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」兩說都是規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。現時仍有人批評中國人講忠講孝是宣揚「愚忠愚孝」思想，其實儒家先哲講忠講孝是有條件的。《論語．八佾》有云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君臣之間的義，原該有雙向的基本尊重。兩代之間的親，同樣是含有慈愛和孝敬在內。

然後是「學之序」：「**博學之。審問之。謹思之。明辨之。篤行之。**」這出自《禮記．中庸》，但是原典是「慎思之」，謹與慎同義。學、問、思、辨是讀書人累積知識的程序。現時香港有些教育界賢達似乎過分套用西方理論，太過重視什麼「獨立思考」、「批判思維」。中國傳統向來學思並重，《論語．為政》有云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讀書人學問識見初步有點成績，才談得上一個「行」字。

第三是「修身之要」：「**言忠信。行篤敬。懲忿窒欲。遷善改過。**」朱熹要求學生說話忠於事實和守信，日常處事敬誠，節制憤怒情緒和慾望，有過錯要改正，並立志向善。今天香港年輕人都要好好學習，尤其是許多書還沒有讀好就急於要改造社會的「白面書生」。

第四是「處事之要」：「**正其義不謀其利。明其道不計其功。**」原句出於《漢書．董仲舒傳》：「夫仁人者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義與誼是同義詞，都可以解作合宜的事物。前句是處事要合宜，不可謀私利。後句是明白道理，不計較個人得失。

說到董仲舒，許多人以為漢武帝用了他的建議而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窒礙了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，其實並無其事。這個可以從後來漢宣帝的話證明。漢宣帝的繼任人漢元帝仍是太子時，曾經勸父親多用儒生。《漢書》是這樣講的：「宣帝作色曰：『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，奈何純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達時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於名實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！』乃歎曰：『亂我家者，太子也！』」西漢以武、昭、宣三朝為全盛時期，漢宣帝明確指出「霸王道雜之」，不肯「純任德教」，就是最好的證據。

最後是「接物之要」：「**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**」前兩句出自《論語》，還出現過兩次，簡而言之，就是對人對己不要用「雙重標準」。後兩句則出自《孟子．離婁上》：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。」那就是自己不如意時，不要老是怪罪別人。

前番介紹《朱子家訓》，不少網友都說今天香港教育界不會有多少人願意聽，更不要說照做了。今時今日，香港社會戾氣深重、人心浮躁，這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，是不是應該要每一位不滿現實的大學生，以及他們的老師都好好學習一下呢？

發式生活　商台DJ余宜發

# 首次到高雄的體驗

剛剛想起，今年好像經常離港，大概每一個月也會到別的地方休息一下，就好像剛剛完成了四天台中的旅遊。

其實這一次旅遊最大原因，在於今年已經到過台灣不同地方三次，而台灣觀光局多年前開始，便給經常到台灣旅遊的客人一個優惠，就是每年如果到過三次台灣，只要保留每一次的登記證，便有機會取得一張免費到台灣的機票，剛剛今年自己到了台北一次及台中兩次。

所以剛剛到台中這次旅遊，就是利用這張免費機票，而且因為有一個台灣的藝術家朋友正在高雄舉行他的展覽，所以這一次到台中之外，第一天到達便立即乘搭高鐵到高雄看他的展覽，他的展覽非常利害，因為他是一個裝置藝術家，所以有很多作品也要憑想像才可以明白的；這一次，他很細心的把每一個作品介紹給我知道，而且我也把這個介紹的過程用手機錄了下來，還可以在電台的節目跟聽眾分享。

雖然自己到台灣旅遊很多次，但高雄才是第一次踏足，所以也有點期待，還知道這一次到高雄只是一天內的來回，沒有太多時間逗留，所以也抱着看一看的心情去到這個地方。後來發現，雖然台中乘搭高鐵到高雄只需半小時，但因為還要乘搭火車才可以到達高鐵站，到達高鐵站後乘搭半小時高鐵到達高雄，但還需要乘搭地下鐵才可以去到看展覽的場地，結果雖然好像很方便，但也用上了兩小時才可以到達，所以到達的時候大概還有一個半小時，該展覽館便要關門，好在趕得及。

到別的國家或地區乘搭交通工具，其實需要預留多一點時間，就好像我們去日本旅遊一樣，雖然火車或地鐵站口就在飯店附近，但如果你需要搭其中一條鐵路，可能也要從這個入口走路十多分鐘才到達。例如：「從新宿到達很多人喜歡吃海鮮的地方築地，便要從新宿火車站一直走路十五分鐘才到達該條鐵路，還要乘搭三個站再轉車，才到達目的地，然後又要走路十分鐘才到達品嚐美味海鮮的地方」。所以好像很方便，但實際上都用上很多時間。

當我乘搭高鐵到達高雄的時候才發現，原來這個高鐵站的名字不是高雄，而是高雄其中一個地方「左營」。這個地方給我第一個感覺是比台中先進，但有很多人說不喜歡高雄，沒有太多特別的好去處，但我還是覺得這個地方有點像日本似的，而且可能從來未踏足過，所以也有一點新鮮感。

雖然這次只逗留數小時便離開，我還是期望有機會放多點時間在這個地方遊覽，甚至乎再到台南走一走，感受不同地方人們的生活。

生活語絲　吳康民

# 老套的思想

印尼傭回老家度假，媳婦帶同小孫子上學去了。家中空無一人，不禁悲從中來。自從老伴去世，孤獨感常常油然而生。已經兩個年頭了，愛熱鬧的我，仍然排除不了寂寞感。

讀大學時參加學生運動，長年參加教育工作更是常常和一群青少年學生在一起。從來沒有孤獨過。現在老了，更是需要有人照顧的時候，而且還是住在學校的校長宿舍，師生們都知道我是「老校」（老校長），見面會點點頭。但我並不能叫出他們的名字，也甚少交流。總之大家彼此的感情距離愈來愈遠，也許可以說是年齡的差距吧。

我服務這家學校已七十年，從一而終，不離不棄。學校也待我不薄，建立新校舍以來，就讓我住在頂層的校長宿舍，即使校長職務已卸任多年，也並無被迫遷之舉。使我這個「無產階級」，總算是有個安居之所，而且惠及子孫。

我常說自己是一個「膽汁型」的人，情緒容易激動，每有親友去世，我在靈堂上會泣不成聲。所以我常常說，我不能在靈堂上或追悼會上致悼詞，因為感情一激動，就說不下去了。有一些老同事辭世，以至老伴歸西，我都激動不能自已。老伴去世以後，卧室的遺像也往往使我情緒激動。好在現在小孫子一家搬進老伴的套間，避免了觸景傷情。

但看到老伴生前坐的輪椅，以至某些遺物，都難免暗暗嘆息。話說人是感情的動物，信然。不然，何謂萬物之靈？正是人腦不同於別的動物的腦子，思維勝於萬物，才能夠創造這樣的一個世界。

有個小孫子同住，總算能夠排除一點點寂寞。可是小孫子一天天長大，一天天離開爺爺的懷抱。他現在親的是父母親，能帶他去吃喝、打網球和游泳，甚且回到母親廣西的老家。至於孫女，月前已經出嫁，作為他人婦。但願她早生子女，讓我享受四代同堂之樂。

我已登九之年。人老了，總想子孫滿堂，這是封建老思想。即使我是學化學工程的，也難免有這一點點老套的想法。

翠袖乾坤　余似心

# 最後一個童養媳？

親愛的舅母最近離我們而去，享年98歲，活了一個世紀。她一生經歷就是一部中國近代社會史，她可能是中國最後一個童養媳。

舅母告訴我們，在9歲那年便以小媳婦身份嫁到鄰村我外婆家，當年舅父才8歲。年長一歲的媳婦兒便擔當照顧丈夫生活起居之責，舅母說幸好家姑視她如女兒般愛惜。在他們成年後，便由父母安排洞房。

村裡有年發生疫症，外婆外公先後病逝，遺下當年僅9歲的小女兒即是我母親，較舅父年幼15歲。長兄為父長嫂為母，舅母也肩負起養育小姑之職。那年頭衛生和醫療設備落後，每次產下孩子的當兒，就立刻把一個瓦碗打破用以割臍帶，不知是否感染的關係，舅母在鄉間出生的多個子女全都夭折了。其後大戰爆發，大家都捱苦，吃番薯樹根過活，為逃避戰亂二人帶着我母來香港。來港後舅母在醫院生產的三個女兒都能健康成長。我母婚後仍與舅母同住，我們六兄弟姊妹都由她協助照顧長大，所以視她如祖母般尊敬。

舅母目不識丁，只全心全意愛家庭。舅父則有機會接受優良的教育，文史藝術都了得。記得童年時有次看見舅母哭泣，我們都大驚，原來她知道舅父外頭有個小老婆，還生下兩個兒子。舅母經常責怪自己沒能生下兒子，以致丈夫對她不忠。我們幾姊妹一直對那小老婆和舅父心存恨意。其後舅父當了海員，並留在美國近30年不返，舅母獨自撫養三女兒。

當我長大後，明白舅父和小老婆之間才是愛情，與舅母的只是從小至大一起成長的感情。當舅父回來時三個人都老了。後來小老婆患了老人癡呆症，過不了幾年便過身了。這時舅父回到舅母身邊，不過這個丈夫已是體弱多病垂垂老矣，她再要去照顧他。7、8年前舅父也離開人世。

舅母性格溫純開朗樂於助人，祝願她在天堂當個快樂天使！

■舅母9歲便嫁作童養媳。　作者提供

百家廊　若荷

# 平民的佳餚

有一種飯菜，我把它稱作「平民的佳餚」。它做起來簡單，吃起來也不麻煩，「寒流雪翻火正紅，下水香鍋面朝天」，就是與它有關的歌謠。

從沂蒙山區出發到煙台，要經過淄博、濰坊。飛馳的轎車，經過陽光的反射，在流動的空氣中通體呈現釉光。燦爛的光線照進來，車內變得暖洋洋的。天氣很好，天空像一面剛剛擦洗過的玻璃，空曠、湛藍，於遼遠的秋天。

走青州，過沂山，清凌凌的彌河告訴我，目的地漸漸近了。

臨近中午，飢腸開始在腹中作響，有人提議停車用餐，大家不約而同想起了「朝天鍋」。既然到了濰坊，路途之中頭一頓午餐自然是要講究些，雖然不至於和許多熱愛旅行的人那樣，一路行走，一路遍尋名吃。都知道，「朝天鍋」是濰坊有名的美食，是濰坊所有菜品的代言菜，美味如斯，當地經營「朝天鍋」的餐館肯定不少。就連身在蒙山的我們，也能經常看到「濰縣朝天鍋」字樣的招牌。

可是說來說去，「朝天鍋」究竟是怎樣的飯菜，大家竟都沒有嚐過，只是懷着莫大的好奇心躍躍欲試。問了三四家餐館，都不曾經營「朝天鍋」。馬路兩側懸掛在餐館門額的招牌上，幾乎清一色寫着燉雞、炒菜、大烀全羊之類的菜品。平常那些專門經營「朝天鍋」的人家，似乎一下子銷聲匿跡，大有相忘江湖的意味。

長途跋涉的奔波，很想找一處安靜的地方落坐，沏上一壺茶，叫幾個好菜，細嚼慢品，以期緩解身心的勞頓，然而這似乎並不能馬上實現願望。一條比較繁華的街道，我們一個招牌一個招牌地尋找，幾乎將整條街走完，這才在小巷末端，找到一家專營「朝天鍋」的飯館，時間已經是下午一點。長方形黑底子的匾額懸掛在正門的上方，一行藍瑩瑩脆生生的字十分好看。幾個人跨門進去，左右打量，急急上前問道：是「朝天鍋」麼？什麼是「朝天鍋」？

在我的想像中，那道菜的加工，一定是在廚房的隱背處。灶間，大火呼呼有聲，燃燒的爐膛上，烹着說不上來的肉類，加上一些複雜的配料，身穿潔白工作服的廚師在裡面熱火朝天地翻炒。它或煎，或烹，或調，幾道程序下來，色香味俱揮發出來。一切料理完畢，「朝天鍋」方能盛盤，出鍋，由嬌小的服務員小心翼翼地端來。或者不是盛盤，而是口較淺的大鍋，油膩膩、熱騰騰，混合着肉香菜香的氣息，幾個人圍坐在一起，吃肉喝湯。那吃相不矜持，很霸氣，邊吃邊發出滿足的聲音……

誰知老闆娘揮手一指，原來在不大的房間內，一張配菜櫃子的旁邊，立着一口圓桶狀的大鐵鍋，難道這就是我們尋找半天的「朝天鍋」？只見這鍋沒有蓋，鍋口朝天，裡面柔和地煮着大半桶老湯。感覺不到火熱，看不見鍋下的火苗，只有鍋口上浮動出濃濃的香氣。牆上掛着一塊匾，上面介紹着「朝天鍋」源起和歷史變遷。

濰坊，舊時稱濰縣，是中國風箏文化的發祥地，國際風箏聯合會組織總部就設在這裡。濰坊還是我國傳統的木版年畫的產地和集散地，又稱作「畫都」。顧閎中、張成、鄭板橋、張擇端等大畫家們，都在濰縣落過腳，不是原籍，就是客居，或是做官。夏商代，境內有斟灌、斟鄩、寒、三壽等封國。邊地商品貿易頻繁，促使當地集市龐大，在山東省首屈一指。舊縣志記載，每逢濰縣大集，前來趕集的人有「十萬之眾」。其中有平民，有商賈。巨大的人口流量，使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，也使某些懂得烹飪的人贏得商機，「朝天鍋」便在這樣情況下應運而生。

山東人喜歡吃春餅，這種餅薄、軟，收貯藏。疊在一起，打成包隨身攜帶，能以備飽腹之需。有人便從家裡帶春餅，餓了便取出春餅，到支鍋熬肉的小攤上取一把餚菜，捲在柔軟的餅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久而久之，這種吃法被人們如法炮製，逐漸形成一種小吃風格。有人特意烹飪各種肉品，諸如豬肝、豬腸、豬肺、豬心、豬肚之類，專供趕集的人捲餅食用，於是便有了「設於集市，露天支鍋，圍一秫秸箔，名朝天鍋」的說法，形成了這一民間美食。

就像我們想像的那樣，正宗的「朝天鍋」以鍋台為桌，食者圍鍋而坐。而現在我們所吃的朝天鍋，已由集市發展到室內，條件改善了許多，情調也增添了許多。鍋就擺在飯店的正中，進餐者卻都不用圍了。一排排漆光的圓桌等候在那裡，鹽、味精、醬油、醋等等的調料擺在桌角。櫃枱對過的牆上，貼着配料菜單。櫃枱上一盤盤，則是煮熟後撈出切好的肉和青菜，豬肝、豬腸、豬肺、豬心、豬肚、雞蛋、肉丸、鹹菜、葱、蒜苗、生菜、香菜、八角、薑、香辛料、白糖、花椒粉，諸如此類等等等，葷的素的，應有盡有，擀好烙熟的麵餅也疊放在竹籃中備着，像一頁一頁的白紙。

我們去吃的那家「朝天鍋」是用煮好的驢肉、雞肉、豬下貨為主的，煮肉，熬湯，悉數用上。三個人，每人要了份餅卷口條，外加兩個雞肉和青菜的，所配小菜也很講究，葱白切成長短一致的段，葱末、香菜末、醋、胡椒粉、辣椒麵佐以鮮湯，配料相當的豐富。

老闆娘是位中年婦女，她站在櫃枱內一邊向我們介紹，一邊抓取擺放在大盤裡的肉和菜。只見她手掌翻飛，取肉，抓菜，捲動手中的春餅，一轉眼，一盤香噴噴的「朝天鍋」和熱騰騰的湯就上了桌。

「朝天鍋」最早的名字叫「雜碎鍋子」，歷經清朝、民國之後，已然換了雅稱，可許多老人仍改不掉舊時的叫法，每有人問，或家裡來了熟客，仍一口一個「雜碎鍋子」，樂意領他們去吃「朝天鍋」。

看一眼鍋裡的老湯，招呼親友在光滑的桌椅前坐下，「雜碎鍋子」叫得親切。在品嚐過一次「朝天鍋」後，我也忽然覺得叫「雜碎鍋子」似乎更恰切些，若早就這麼叫，也不至於讓人白費了猜想，猜想什麼是「朝天鍋」了。難怪同來的朋友講，這樣的捲餅他其實是吃過的，只是實在不知這就是「朝天鍋」。要是沒有人介紹，你根本不知道手裡掐的麵餅捲肉，就是大名鼎鼎的「朝天鍋」！

如今的「朝天鍋」，雖不再「圍坐香鍋面朝天」了，可那肥而不膩的美味，多種可取的配料，仍然在唇角回味無窮，留有餘香。「朝天鍋」的好處是隨吃隨點，不會造成浪費。在大剎奢侈風的今天，沒有了浪費，也便沒有了惶惑，走出門去心懷坦然，我很喜歡這樣的吃法。

更何況，它有平民百姓都能接受的價格。相信新時代的「朝天鍋」，會給更多的人帶去實惠，在給人們帶來的同時，也堅實住了勤儉節約的美德。

網人網事　狸美美

# 謝謝表情包

倉頡造字的事，儘管只是一個傳說，但小狸歷來信其有，並對這個軒轅黃帝的史官充滿了敬意。當然，這種敬意自然也包括了感謝。認字思源，誰能不如此呢？

但在當代社會的現實生活中，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的社交生活中，幾與「倉頡造字」如影隨形的「表情包」，誰又想到過要對它們說一聲「感謝」呢？——小狸指的是「它們」背後的「他們」。

他們，那些當代表情包的創造者們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似乎真的可以登堂入室和大名鼎鼎的倉頡「同框」出現了——雖然倉頡是一個傳說中的神，而他們只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活生生的人，並且還大都是些很年輕的人。

在記錄、傳遞和儲存語言這個功能上，倉頡造的字讓人們得以開始，而當代的表情包則讓效果更加昇華。與此同時，昇華的不僅是用戶體驗，還有作者本身。

例如最近小狸發現，自己一直很愛使用、幾乎須臾不離微信的一款「乖巧寶寶」表情包竟然是一個93年生的大男孩所創造。而且和小狸同樣喜愛這款表情包的人大有人在——「乖巧寶寶」自去年9月上線以來好評如潮，至今已發佈了6個不同主題，用戶讚賞量達9萬次，總下載量1.5億次，發送量近50億次，相當於每個中國人都發送了快4次。而更讓人刮目相看的，是作者鍾超能，這個出生於1993年、年僅24歲的廣州男孩，正是憑藉手中的這款「乖巧寶寶」，收取了高達50萬元人民幣的「打賞」，成功為自己賺到了「第一桶金」。

鍾超能，小狸着實認為他這個名字起得好。「乖巧寶寶」的驚人表現足以證明其「超能」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「鍾」——他一直獨「鍾」於表情包的發明創造。據報載，在「乖巧寶寶」竄紅之前，他自2015年開始一共做了十幾款表情包，但都沒有什麼反響，可他沒有氣餒，認定這項努力是值得的。他說，現在社交網絡發達，人與人的交流除了文字表達以外，最能代替語言表達心情的就是「表情包」了。運用種種「表情」來表達，很多時候還可以起到調節氣憤或緩解尷尬的功能。

小小年紀的鍾超能，準確地道出了一種今時今日圍繞在每個人身邊的新興文化——「表情文化」。的確，在「移動互聯」的時代，表情包是除「倉頡造字」之外「如影隨形」幫着利用圖片來表達情感的最佳方式。2017年7月18日，教育部和國家語委曾在北京發佈《中國語言生活報告》，「表情包」已然入選2016年度「中國媒體十大新詞」。這充分說明，表情包在中國方興未艾，值得我們關注、我們期待，當然，也值得我們感謝。

而最值得感謝的，是這些或萌或賤但都讓人們深深喜愛着的「它們」背後的他們。非常好用，非常感謝，請繼續加油。

昨日紀　陶然

# 印象中的老師們

細細數來，從幼稚園，到小學，到中學，到大學，有過多位老師。但印象深的，卻沒幾個。想起來，大概跟個性被動有關。我從來不是班上的活躍分子，屬於上課來下課走的那一類人。

但有幾個是記得的。特別是到了北京以後，一個是張少巖，英文老師，四九年之前，當過海關關長，講課有時會憶舊，說，那時我們穿着皮鞋，卡卡響。接着便說，不提這些了不提這些了。已過了青年時期但依然胸口別着團徽的伍繼廣老師，因為他是男六中團總支書記，專門給我們上哲學課。還有便是上海籍的化學老師汪冰華，高挑而漂亮，雖然一身藍衣藍褲，但在男校中卻矚目。但我跟他們都來往不多，並不熟悉。

上大學，輔導員先後是盧治恆和馮維素老師，也是接觸不多，盧老師有過一次個別談話，那是個星期天下午，從外面回校，按約定時間去看他，我們在東操場轉了兩圈，但到底說了些什麼，全都不記得了。猜想是做思想工作吧？那時時興「一幫一，一對紅」，我也不記得我跟誰一對紅了，只記得有過那麼一次閒聊。更多仰望的是我們感興趣的、德高望重的老師們。文革前黃藥眠教授已不能上堂，但文藝理論課他都旁聽，成為主講的年輕教師的靶子。到了文革，以他右派身份，免不了被批鬥，戴高帽，在操場過道上掃地。有一次我路過，聽見他在自我批判。陸宗達教授上過我們的訓詁課，最記得他講「永字八法」，並在黑板上寫下大大的「永」字。具體講什麼，我也不復記憶了。

只是聽同學說笑，有一次乘22路公共汽車，旁邊有個空位，她還沒坐下，斜刺裡伸出一支枴杖搶先霸位，一看，原來是陸先生。一見是同學，陸先生立刻縮回去。但她哪裡肯坐？其實，那時陸先生年事已高，別人是應該讓坐的呀！可是，當時大串聯，社會秩序都亂了，幾乎無人理會。

上古代漢語課的，是中文系主任蕭璋教授，據說他是京城四大名醫之後，但印象不深。反而是鄒曉麗教授，因為個別輔導過我，接觸較多；她當時還是年輕講師。李長之教授，因解放前寫過《魯迅批判》，名聲不小，但也因此惹禍，冬天時，我們經常見到他雙手互插在棉衣袖子裡，縮着脖子，匆匆在大字報區走過。鍾敬文教授是瘦高個，仙風道骨，似乎遭遇還好，但我沒有什麼接觸。最慘的是穆木天，有一晚，他在東操場看台上，坐化了。我們猜想是剛受到革命大批判吧？

接觸比較多的，還有俞敏教授。那時他被分到我們班，作為語言學專家，他曾揚言，一個人說三句話，他便可認出是什麼地方人氏。勞動課休息時同學纏着，要他分辨各人的籍貫，的確，他們一個個都被認出來了。輪到我時，卻失手了。他大奇，頻頻說，沒理由哇！後來打聽我的經歷，得知出生在萬隆，原籍客家，後到北京讀書，他才恍然，連聲說，怪不得！